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# 武昌起义



7  
257.4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97  
K257.4  
5

乙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# 武昌起义

李多文 编著

武昌起义  
李多文 著  
1958年11月

540120

97  
K257.4

5

2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# 武昌起义

李多文 编著

## 目 录

一、黑云压城 .....	(1)
二、武昌起义 .....	(12)
三、武汉保卫战 .....	(23)
四、意义与教训 .....	(45)

C

367979

## 一、黑云压城

1911年，是清廷的多事之秋。这个腐败、专制、卖国的政权正一步步走向倾覆。

这一年的6月，四川爆发了反对清政府把铁路专利权出卖给洋人的“保路运动”。为镇压这次运动，清政府命令端方自湖北领兵进入四川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时隔不久，湖北省城武昌却爆发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。

说起来，清政府对武汉的控制不可谓不严，因为武汉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，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。但它没有想到的是，革命党人在新式陆军中正大量地做着革命工作，新军中正酝酿着反清的武装起义。

革命党人在1904年成立的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，一开始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。以后这一团体遭到破坏，但随之成立的其他革命组织一直没有改变工作重心。

在这一方针指导下，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新军，在军队中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。湖北新军的标(团)、营、队(连)各单位都有革命党人的代表。到武昌起义的前夕，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多达五、六千人，占军队总人数的30%左右。

四川保路风潮爆发后，湖北革命党人认为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。9月，湖北革命党人把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起来，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，以文学社社

长蒋翊武为总指挥，共进会会长孙武为参谋长，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，准备于10月6日举行起义。但由于准备得不充分，不得不延期。在重新准备期间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使得革命党人和士兵临时自发举行了起义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### （一）起义机关泄露，革命党人被捕

事情还得从孙武搬弄炸弹出事说起。

9日中午，孙武在革命党储存起义物资的汉口宝善里22号楼里搬弄炸弹，不料用力过猛，把盛有药水的玻璃管撞破了，药水滴在炸弹里面，引起了爆炸，孙武被炸伤。

正在租界内巡逻的印度巡捕看见22号房屋往外冒烟，还以为失了火，就急忙奔了过去。与孙武在一起的革命党人刘公、李作栋见势不好，急忙搀着孙武出了门，径直往同仁医院去了。

那个巡捕到了楼上，没找到人，却发现了满楼板的铁片，以及一些炸弹，还有四、五百套军装，100多枝手枪，此外还有名册不禁吓了一跳。就急忙报告了他的上司——英国租界的领事。英领事因为与清政府串通一气，就把此事告诉了清方。

湖广总督瑞澂得讯，马上下令全城戒严，缉拿革命党。

此时的蒋翊武，正在武昌革命党的小朝街机关部里与刘尧澄等人谈话。得到孙武出事的消息后，就于下午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，下达了起义的有关命令：

- 1、革命军于9日夜12时起义，复兴汉族，驱除满清。
- 2、革命军必须严守纪律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得扰害百姓和外国人。

3、步、马、工、辎重各军，一听到中和门外的炮声，即由原驻地开拔，依所给的命令进攻 楚望台、总督署等处。

4、炮兵第八标，于十一点半整队由中和门进城。以一营兵力占领楚望台，向湖广督署及效忠满清的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指挥所开炮。以第二营占领蛇山，向武昌藩署轰击。第三营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，防守长江中的清军兵舰。

5、进攻汉阳城，占领兵工厂。

6、进攻汉口，占领汉口及大智门乔口一带。

7、抢占武胜关，分兵防守花园祁家湾一带。

8、武昌义军所需弹药枪枝，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，汉口、汉阳义军所需物资，则由汉阳兵工厂供给。

9、10日上午，各部队完成任务后到湖北谘议局门前集合，但需留少量兵力防守各地。

10、总指挥蒋翊武9日12点以前，在小朝街机关部，12点后，在谘议局。最后，革命军应左臂缠白布，以为标记。

命令下达后，蒋翊武对众人说：“今天这个命令，是紧急时刻的权变之计，你们往各部队送命令时，要向大家解释清楚原因”。说完，就让大家分头送信去了。

考虑到起义的同志需要弹药，蒋翊武又派王宪章、彭楚藩、杨鸿盛等人分头到各营去送炸弹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往工程营送炸弹的杨鸿盛出事了，由此也暴露了小朝街的指挥机关。

杨鸿盛是怎么出事的呢？

他得到命令后,就找了个小篮子,把炸弹放在里面,外面,则盖上了一些白菜叶子。他刚走到工程营的门口,就被卫兵排长拦住了。那个排长不仅不让他进,而且走过来翻他的菜篮子。杨鸿盛见势不好,马上从篮子中捣出一枚炸弹向他扔去。那个排长吓得“唉呀”一声,扭头就跑。结果炸弹不但没炸着排长,反而把杨鸿盛炸伤了。这时,营内的清军听见爆炸声就跑了出来,抓住了受伤的杨鸿盛。

杨鸿盛的遭遇,碰巧被一个姓张的革命党人看见了。他就赶紧回到小朝街向蒋翊武报告。彭楚藩当时也在场,听完汇报,他仍然镇定地说:“不要慌,现在已经 11 点多了,再过一会中和门外的炮声就响起来了,这起义信号一响,同志们就都动手了,还怕什么?”

蒋翊武因为已通知众人他 12 点前在小朝街指挥,又觉得反正起义时间马上要到了,也就放松了警惕,没有马上率人转移。

正在这时,忽听得有“噼噼砰砰”的敲门声,很大很响。蒋翊武在楼上问道:“你们是做什么事的?”外边回答:“是来会你们老爷的。”蒋翊武一听,知道大事不好,就对众人说:“清军来抓我们了,事已至此,大家不要慌”。说完他就抓了一个炸弹,要去阻击清兵。

刘尧澄忙拦住了他,说:“让我来,你们接应我就行”。说着就拿了两个炸弹跑下了楼。此时清兵和警察已破门而入,刘尧澄举起炸弹向其猛地扔去,但炸弹却没炸。楼上的人也赶紧往下扔炸弹,仍没响,清兵遂一拥而上,抓住了刘尧澄。

炸弹没有炸,是因为革命党人为安全慎重起见,平时没有

安炸弹里面的门钉。这回碰到紧急情况，竟忘了这回事，这才误了大事。

楼上的人见刘尧澄已经被抓，而自己手无寸铁，就爬上屋顶寻求脱身。到了房顶，他们发现旁边有条巷子，就倚墙跳了下去。不料脚刚一落地，就有警察围了过来，除少数人脱身外，蒋翊武，彭楚藩等人都被捕了。

蒋翊武被押到警察局，正好出来一个警官。他急中生智，大声嚷嚷道：“我是老百姓，是看热闹的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”这个警官一见蒋翊武长袍马褂的打扮，有些信以为真，就把他关到警察局的院里，自己到前边打电话去了。蒋翊武乘机翻墙逃走了。

正可谓祸不单行，这边革命党的指挥部被破坏，另一边预定好的起义也出了问题。

这还得从往中和门炮兵营送起义计划的送信人说起。

这个人姓邓，一接到命令，心里就很害怕。他走出小朝街，一边往中和门走，一边心事重重地想这想那，只怕有人知道他是送信的。好不容易来到中和门，门已经关闭了。他不想办法出城找炮队，反而如释负重，也不回小朝街汇报，竟跑到亲戚家躲起来了。

中和门炮队发炮，炮声是各营起义的信号。但因为这个姓邓的人没有把起义信号送到，以致于炮队中的革命将士并未发炮。

到了 12 点，城里城外各营中的革命党已急不可耐，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，但左等右等，仍不见炮声响起。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莫非起义计划取消了？莫非炮队变卦了？亦或



他们失败了？

此时小朝街出事的消息已传遍各营，大家急着起义，好解救被捕的同志。但等啊等啊，眼巴巴地望着中和门，从晚上望到天亮，别说炮声，中和门那边连人声也没有，把大家急得要死，又一时拿不出什么应急办法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清兵和警察捉人，眼睁睁地看着彭楚藩、刘尧澄、杨鸿盛等人在都署衙门里受难。

## （二）骂清吏志士不屈，彭刘杨三烈士就义

彭楚藩等人被抓后，于4时左右被押到都署会议厅审问，主审官是铁忠、双寿、陈树屏。瑞澄没有出面，但留下话说：“这些无父无君的家伙，只要有点供词，你们尽可处置，也不必前来问我”。

3个人刚刚落座，就有人前来报告说：“又抓住了几个，现在抓住的共有10个人”。铁忠点点头，命令把彭楚藩带上来。

彭楚藩知道此次被抓，不可能活着出去，便决定痛骂清廷官吏一顿，也使自己心里痛快痛快。

决心一下，他到了厅上，便昂然不屈，傲然直立。铁忠见他一身豪气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好一会没说出话来。又见他身穿宪兵军服，又觉得事态严重，军队里居然有革命党，这太可怕了。定了定神，铁忠装腔作势地问道：“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”

“你好大的狗脸，我岂肯跪你，你不怕折福么？”彭楚藩骂道。

“可恶，来人那，给我打断他的狗腿”，一旁的双寿恶狠狠嚷着。话音刚落，几个清兵就拥了上来，把彭楚藩推倒在地，楚藩就势坐在地上，依然不跪。

铁忠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楚藩答：“我就是彭楚藩。”铁忠又问：“你是革命党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是革命党。”楚藩很干脆。

“你为什么要革命？”铁忠又问。

楚藩笑道：“我倒要问你，我们汉族的江山，被你们满人蹂躏了 300 多年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革你们的命？”

铁忠听了。愣了一愣，又慢慢摇摇头，出人意料地说：“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本是一个宪兵，你恐怕不是革命党吧？”

彭楚藩一听这话，也愣了一下，心想这铁忠竟有为我开脱的意思。但转念又一想，自己干革命光明正大，不可借机苟且偷生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说我不是革命党我就不是革命党吗？我只知道以排满反清为宗旨，你说我是不是革命党？”

铁忠想替彭楚藩开脱，是因为楚藩是个宪兵，而宪兵司令果兴阿是铁忠的儿女亲家。铁忠怕瑞澄知道宪兵里也有革命党人迁怒果兴阿，从而撤果兴阿的职。但他万万没想到彭楚藩根本不怕死，不买自己的帐。只好打起精神问：“那你们有多少同党？”楚藩道：“有 4 万万同胞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铁忠又问：“你们约好几时起事？”

楚藩大声回答：“就是今天。可惜呀，可惜我没有杀着你。”

铁忠大怒：“你这种东西，倒是杀了的好。”

楚藩哈哈一笑：“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讲。也省得跟你们这群满奴废话”。

铁忠气得浑身发抖，脸涨红如同猪肝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你还真以为我不杀人吗？”

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讲，一边拿过来一支笔，写了一个标

旗，“谋反叛逆罪犯一名彭楚藩梟首示众”，并把标旗扔到台下，几名清兵扑了过来，绑起彭楚藩押出门外，彭楚藩英勇就义。

第二个被审的是革命党人张廷辅的夫人，铁忠想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。

张夫人一到厅上，铁忠便问：“你家里是开旅店的吗？”

张夫人从容回答：“不是的，我丈夫在三十标当排长。”

铁忠道：“你们家既然不开旅店，为什么那些革命党人都小朝街你家里呢？想必你丈夫也是革命党吧！”

“他们和我家分租一套房子。我丈夫每天在军营，有时回来，有时不回来。即使回来，也顶多呆一两个钟头。他怎么会是革命党呢？几家人同住一楼，互不干扰，这是武昌城里常见的事”。

铁忠接着问：“你的丈夫既然不常在家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，看来你没有参与。但他们干了些什么，想必你也曾看见，你可照直说出来。”

张夫人回道：“既然我没有参与，又怎么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？况且他们住楼上，我家住楼下，我从来不上楼，我又怎么知道？”

铁忠大怒，骂道：“好你个刁妇，还要嘴硬，来人那，先把她拖下去。”接着又提审刘尧澄。

此时刘尧澄，颇为起义不能按时举行而遗撼，更遗撼炸弹竟然没炸，没能杀死几个清兵。及至到了会议厅。铁忠照例先问了姓名，然后便道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尧澄道：“我不是从别处来的，我以前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，因为我的哥哥从湖南来

看我，准备同我一齐去东三省，我就请了假，暂时在张廷辅家住几天”。

一旁的陈树屏冷笑一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好好呆着，为什么要为非作歹，要革起命来了呢？”刘尧澄很干脆地答道：“我刚离开军营没几天，那些事，我既没做也不知道”。

双寿忍不住插话道：“你既然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你的手炸成那个样子，不是扔炸弹扔的吗？却还想抵赖！”

“那是你们抓我的时候被炸的”，刘尧澄机智地回答。

铁忠无计可施，就吩咐把张夫人带上来，“这个人你认得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张夫人很利索地回答。

就在这时，刘尧澄把眉头一竖，说到：“你们何必为难她，也不必东问西问了，我既然落到你们手里，难道还能活着出来吗！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今天的炸弹，是我扔的”。

铁忠等人闻听此言，就商量道：“好个厉害的革命党，留着必有大患，索性杀了他”。

几个清兵上来，拖起刘尧澄就走，刘尧澄边走边回头骂道：“满鬼，你们杀我，我倒爽快，只是你们苟延残喘的时间也不多了”。

到了都督署门外，面对成千上百围观的百姓，刘尧澄大声喊道：“同胞呀，大家努力呀！”说完就英勇就义了。铁忠等人此时已感疲惫，但仍强打精神提审杨鸿盛。

一见到杨鸿盛那张被炸弹炸破的脸，铁忠就知道这是个不要命的革命党人，他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也想革命

吗？我今天倒要革你的命。说，你们的炸弹都藏在哪了？还有没有？”

见铁忠内心如此心虚，鸿盛冷言道：“想什么时候用，就什么时候做，哪有没有的道理！”

双寿问：“你们的党羽，是军营里的多些？还是学校里的多些？”

“你说军队里的革命党多，那就是军队里的多；你说学校里多，那就学校里多，我不知道”。杨鸿盛不冷不热地回答。

说话的当儿，铁忠已经写好了杀人的标旗，“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鸿盛”，掷到地上。

杨鸿盛毫无惧色，“好，只管杀，你们迟早也有这一天！”

上午7时，杨鸿盛英勇牺牲。

接下来被提审的是龚霞初和牟鸿勋。铁忠又想把他们拖出去杀掉，但被陈树屏拦住了。陈树屏道：“我们已连杀3人，外面围观的人很多。现在天已大亮，再杀恐怕会激起什么事端。那些还没有被抓的革命党见他们的党羽落难，说不好会铤而走险。他们又多是军人，要是造了反可怎么得了。不如暂时安抚他们，抓住的那些人晚上再杀也不迟。”

铁忠听了觉得有道理，就一边下令把被抓的革命党人押到江夏模范监狱，一边和双寿、陈树屏商量如何处理搜到的革命党人名册。铁忠说：“这名册上的人太多，又多在军营，现抓需要费时。而他们看来已定好近期举事，如果我们一时半会抓不完，又把他们逼上绝路拿起枪来造反，那局势就不堪设想了。如果我们给他们一条生路，也许此事就平息下去了。因此不如效法曹操，把名册当众烧掉，以此安抚军心民心”。

双寿和陈树屏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。铁忠就去面见瑞澄,陈述己见。瑞澄正对革命党恨得不得了,哪肯宽恕党人。另外,在抓住革命党人的时候,瑞澄邀功心切,已向朝廷发了电报汇报此事表功,更不可能从轻处理此事了。他就把铁忠臭骂了一顿,令铁忠加紧审问,同时下令侦骑四出,按名册加紧抓捕革命志士。

铁忠垂头丧气回到议事厅,把结果告诉了双寿和陈树屏。3人无可奈何,遂于下午2时左右继续提审革命党人。

这次被审的是从军营里抓到的张廷辅。

张廷辅从容说到:“我在军营里当排长,并不知道这些事。他们虽说住在我的屋里,不过是租住而已。他们住他们的,我住我的,我与他们并无过多的来往。”

铁忠不以为然:“你这些话,太没有道理。我也不同你理论,我只问你现在军营里有多少革命党?”

张廷辅机智地回答:“大人的这些话,我听不懂。朝廷法律森严,即使有些人有革命思想,他也不会把‘革命’二字写在脸上,我怎么去查?而且我也是个长官,他们既怕大人,同样也怕我呀。”

铁忠,陈树屏听了一愣,觉得张廷辅的回答难以找到破绽,就命人把他押下去了。

会议厅里一阵寂静。半晌双寿才有气无力地说:“这些革命党人,没有一个不是鬼鬼祟祟的样子,我们先把他们押着,反正一时半会也审不出结果,不如再去请示瑞大人”。

不一会,瑞澄有令:先把人犯押回监狱。铁忠等人长达一天的审讯草草结束了。

(三)蒋翊武图谋再举,革命军自发起义。

蒋翊武翻墙脱身后,直奔革命党人蔡云舫的家,在这里又遇见了正心急如焚的陈磊、王守愚等同志。蒋翊武把小朝街指挥机关被破坏的事告诉了大家。王守愚激愤地说:“既然如此,何不通知各营的代表,今晚起义呢!否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呢?况且被捕的人还需要我们去营救。”

蒋翊武想了想,说:“话虽如此,只是瑞澄今天正在满城捉人,凡是没有辫子的人都被抓走了。你们都没有辫子,现在又快天明了,怎么去送信啊!不如暂时躲避,以等待合适的时机。”

众人听了觉得有理,就把所藏的章程等与起义有关的东西尽皆焚化,分头散去,以免被一网打尽。

蒋翊武出了城,想来想去,又有了计划,于是直奔安陆,纠合那里的革命党,以图再举。

城内城外各营的革命志士,刚失去领导的时候,未免有些不知所措。及至看到10日这一天清兵都在捕人,到了晚上渐有抓到自己的迹象。蔡济民、熊秉坤、金兆龙、彭纪麟等人遂在各营纠合革命士兵,自发起义了。

## 二、武昌起义

10月10日整整一天,清军在城内外到处抓捕革命党。瑞澄传令各营,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营内的革命党,张廷辅就是在操场上被第八镇长官张彪派人捕去的。当时清军正在上早操,与张廷辅同在三十标的吴醒汉,以及二十九标中与张相熟

的蔡济民等人目睹他被抓，心急如焚。

清兵押着张廷辅到总督衙门时，路过工程第八营的营房。该营的革命党人，看见此景，知道瑞澄正按名册抓人，遂秘密串连，饮酒盟誓，准备枪枝，只等天一黑即动手。

当时武昌城内新军并不多，只有步兵 3 个营，工程兵 1 个营，而旗兵却有 3 个营，此外还有死心塌地为瑞澄卖命的督署教练队 1 营，及巡防营。

看见敌我力量悬殊，准备起义的革命志士，就马上分头做各营经管武器人的工作。使他们大为高兴的是，这些人都愿意参加革命。

于是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子弹，分发给各营自己的同志。有了子弹，大家一可以起义，二可以威慑其他士兵及观望不前的人，使之附从革命。第八镇统制张彪是个铁杆保皇派，其司令部里有数挺机关枪，这对起义军可是个不小的威胁，因为当时机关枪不多，只有张彪和瑞澄的下属才有。革命党人就运动第八镇司令部的军需官，暗中把机关枪的一些零件拆掉了。

当时城内有个地方叫楚王台，那里设有一个巨大的军械库。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炮子弹，及多年来购买的外国枪炮都储藏在那里。防守该局的，正是工程第八营，10 日晚上值日的又是左队队官吴兆麟。吴兆麟早年加入过革命团体，同情革命，以后他成了起义的指挥官。

剑拔弩张中，夜幕降临了。

#### (一)武昌起义第一枪

10 日晚 7 时左右，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正奉命在营房内巡查，查到一个宿舍时，发现后队排士兵程正瀛的步枪内有



子弹，转过脸又看见副排长金兆龙正在擦枪装弹，就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金兆龙回答：“防备不测。”陶启胜大怒，拔出手枪对着金兆龙，“岂有此理，我看你是要造反”，说完就要缴金兆龙的枪。金兆龙大声说：“今天的事，是我做的，今天的人，也都是我们的同志，”说完就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。程正瀛对准陶的头就是一枪托，陶慌忙逃走，程正瀛举枪就射，打中了陶启胜的腰。武昌起义的第一枪，就这样打响了。

与此同时，该营士兵方兴潜伏在营外向营内投了一枚炸弹。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营房玻璃都被震碎。革命士兵齐声呐喊，冲出房门。

熊秉坤官职较大，即召集士兵集合。正在这时，营长阮荣发及右队官黄坤荣、司务长张文涛赶到。阮荣发厉声说：“你们都有身家父母，不要轻举妄动做非法的事，免得连累你们父母。”

程定国闻言大怒，举枪就打，击毙黄坤荣、张文涛。阮荣发也被其他战士所杀。其他军官见此情形，那些不愿参加革命的也不敢再出面了，而是或逃或避，军营里只剩下革命士兵和少量下级军官了。

大家发动了起义，却一时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熊秉坤大声对众人说：“我们既已发难，就不应守在营内，赶快随我到楚望台集合。”

众人一听，如梦初醒，直奔楚望台。守卫楚望台的工程八营士兵，积极响应起义，打开大门把大家放了进来。熊秉坤召集大家讲话。但因他官职较小，平时在士兵中影响不大，因此士兵三三两两地说小话，纪律极为松散。